



册府元龜

卷之六十四  
至十六

13  
849  
287





門 3  
849  
卷 287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開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二百二十四

傳曰惟善人能舉其類又曰儒有忠信以待舉力行

以待取故士之懷才抱道者曷嘗不思立功於當年

而垂名於後世蓋廉隅之攸尚以銜鬻而為耻焉乃

有抱韞匱之價膺推轂之舉伸於知己揚於王庭錄



茲而被竒遇都顯位樹洪伐騰徽聲者固不乏矣亦有肇自下位奮於編列上書公車稱薦卿輔而當世之主頗用其言自非倫擬之允諧才德之胥惕進以成弘翼之美退而無朋比之嫌者疇克至是哉漢陳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

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竒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平位至丞相袁盎爲中郎將孝文時張釋之與兄仲同居爲騎郎十年不得調釋之曰久官臧仲之產不遂

遂猶達也 欲免

田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帝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帝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



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  
 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  
 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緝隨張王以身死  
 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  
 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  
 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  
 舒豈毆之哉言不毆之今戰也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於是  
 帝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一  
 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  
 鄧先鄧先猶云鄧先生也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人

揚得意蜀人為狗監主天子田獵犬也侍武帝帝讀子虛賦

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  
 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帝驚乃問相如相如曰有是  
 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  
 尚書給筆札書奏天子以為郎  
 嚴助會稽人也邑人未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  
 至長安買臣身自亥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詣關上書書久  
 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旬之會助貴  
 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  
 中大夫助為會稽太守與買臣俱侍中



徐福茂陵人霍氏奢侈日甚徐生曰霍氏必亡夫侈則不遜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其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

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奕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

何武成帝時爲丞相司直時數有災異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  
 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  
 宄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勳慶忌  
辛慶忌也行義修正果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  
 敵獲虜外夷莫不聞乃者災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  
 兵革久寢春秋火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  
 官以備不虞其後慶忌拜為右將軍諸史散騎給事  
 中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  
 龔在沛郡兩唐兩龔龔勝龔合也 兩唐唐休唐蓮也及為公卿薦之朝  
 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為多焉

黃霸為丞相長史坐夏侯勝事下廷尉獄中從勝受  
 尚書既得出勝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  
 良勝又日薦霸於上上擢霸為揚州刺史  
 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其露中諸儒薦張禹有詔望之  
 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  
 師法可試事奏寤  
 揚興為長安令元帝初卽位樂陽侯史高以外屬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  
 之名儒有師傳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克位而  
 已言在猶不在也與望之有隙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



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  
軍者何也令善問名彼誠有所聞也以其不能以將

軍之幕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  
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言高輕忽此事然一夫竊議

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  
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

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  
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

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階謂  
位也不不被趙擢也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翕然歸

仁誠謂實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

行之也所有謂材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

執所長為議曹史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

之古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

王商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嗣父為侯推財  
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  
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錄是擢為  
諸曹侍中中郎將

谷永長安人鴻嘉初御史大夫于永卒永上疏曰帝



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  
 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  
 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人所能堪今  
 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  
 服不得其人則大職隳敗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  
 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薛宣材茂行潔達於從  
 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  
 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  
 並行衆職修理姦宄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  
 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滅三輔之功效卓爾自  
賊什九也

左內曰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  
 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  
 罪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  
 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  
 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  
 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  
 能唯陛下留神考察帝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承  
 位至大司農

揚雄字子雲蜀郡人善屬文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成帝方效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



詔承明之庭後為大夫

孔光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哀帝詔光舉可尚書令者

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

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

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誠恐一旦顛仆無以

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蹕絕之

能不相踰越蹕高遠也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

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敞姓成公

東海人也歸吳章為王莽所誅敞為大司徒掾自劾

吳章弟子汶抱章尸歸葬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

表奏以為也薦為中郎諫大夫王莽篡位王舜為大

師復薦敞可為輔弼輔職之任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

擢為魯郡太守更始時安車徵敞為御史大夫復病

免去卒于家

後漢馮異為光武主簿異因薦邑子鮑期叔壽段建

左隆等光武皆以為掾史

杜林為大司徒司直隗囂將牛邯有勇力才氣雄於

邊番囂死乃降林與大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為護

羌較尉林又薦同郡范滂趙秉申屠剛等皆被擢用

士多歸之



鮑駿九江人與丁鴻俱事桓榮甚相友善駿上書言  
 鴻經學至行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  
 之間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為國之祇櫛  
 也伏見丁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明帝甚賢之永平  
 十年詔徵鴻拜侍中

謝夷吾會稽人同郡友人王充為州治中自免還家  
 夷吾上書薦充才學章帝時詔公車徵病不行夷吾  
 為鉅鹿太守左轉下邳令卒  
 魯恭為中牟令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  
 士王方章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

致位侍中

杜詩為南陽太守時大司徒陽都侯伏湛策免徙封  
 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詩上疏薦湛曰臣聞  
 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  
 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  
 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  
 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  
 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  
 能顯以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  
 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



國之光輝智畧謀慮朝之淵藪髻髮厲志白首不衰  
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  
以爲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在石之臣宜於  
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  
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  
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  
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  
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  
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  
聞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

崇等

鄭衆爲中郎將時戊巳較尉耿恭屯車師後王城屯  
置數百人北匈奴圍恭固守章帝發兵迎之歸至玉  
門唯餘十三人衆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  
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  
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  
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耻恭之節義古今未  
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  
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爲  
雒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爲共丞

共今  
衛州



共城縣

餘九人皆補羽林

賈逵為中郎將永元中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

卽徵之並蒙優禮

田弱

弱一作羽

扶風人同郡法真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

弱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

樂以忘憂時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

朝就加袞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

帝西巡弱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終不降屈

卽領北海人順帝陽嘉二年公車徵弱詣闕上書薦

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十事要政急務

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

當受誅罰屏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劾舟劾機將欲

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夔

龍為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運天地之功增

日月之耀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

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阼以來勤

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數臻四國

木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

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

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



不疇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  
 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  
 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  
 則下吁嗟政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  
 其咎繇此豈可不剛健篤實兢兢慄慄以守天功盛  
 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  
 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  
 言明於變異消復之術也朝廷前加優寵資於上位瓊入朝日淺  
 謀謨未就因以衰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  
 器晚成善人為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

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  
 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  
 十又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  
 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  
 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  
 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  
 仁子奇穉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  
 傳說不足為比則可垂光景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  
 人伏聽眾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  
 各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



拜郎中辭病不就

馬融爲較書郎時永初四年護羌較尉龐參以失期下獄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夷哀黎元之失業殫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畧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唯兩主有明睿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竊見前護羌較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畧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遠將軍梁懂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遠留三輔

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嶠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宥之例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

皇甫規安定人爲郎中託疾免歸規與張奐友善奐爲使匈奴中郎將梁冀被誅奐以吏免官禁錮奐旣被錮凡諸友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

何休爲議郎史弼坐論輸左較刑竟歸田里稱病閉



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  
台相徵拜議郎

高彪遷內黃令薦縣人申屠蟠等

魏蔣濟爲中護軍畢軌爲并州刺史雜虜數爲暴害  
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濟表曰畢軌前失旣  
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強  
成軌文雅智意自爲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  
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  
察之

蜀徐庶字元直潁川人與諸葛亮友善先主屯新野

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  
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  
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繇是先主遂詣  
亮凡三往乃見後爲御史中丞

吳弘咨曲阿人孫權姊婿也漢末諸葛瑾避亂江東

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

嚴峻彭城人也河南徵崇隱於會稽所交結如丞相  
步騭等咸親焉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爲師峻  
位至尚書令

李衡少時知羊道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衡謂衡曰多



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較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徇莫有敢言衛曰非季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衛口陳壹奸宄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衛大見顯擢仕至威遠將軍

華覈爲東觀令孫皓怒樓玄送廣州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旣垂意博古綜極

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翁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仗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効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已近亦可得

陸凱子偉爲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革覈表薦偉曰偉體質方剛器幹強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郡道錄武昌曾不回



顧罷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討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晉孫尹樂安人爲陳留相時尚書右僕射劉毅年老以光祿大夫歸第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敘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較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嘗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王者不以爲劇毅但知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

碎事於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爲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爲榮毅雖身徧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嫉惡之心小過王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



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為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  
 州茂德唯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劉錯矣於是青州自  
 二品已上光祿勳石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  
 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叅風齊魯故  
 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克於舊而遺訓猶存  
 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叅舉州  
 大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  
 亮直竭於事上仕不為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  
 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  
 間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

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不言而信風之所動  
 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為禮賢尚  
 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為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  
 為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  
 尹所執非惟惜名義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  
 準以為尹言當否應蒙評議錄是毅遂為州都銓正  
 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  
 華譚廣陵人為本國中正後母憂服闋為郵城令過  
 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延掾張延為作答教其  
 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為廬江延已為



淮陵太守後爲元帝軍諮祭酒薦于寶范眺  
顧榮吳國吳人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時南土之  
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元貞正清貴金玉其質其  
季思忠欵盡誠膽幹殊快殷薦元質畧有明規文武  
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  
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  
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  
也書奏皆納之

袁琇爲元帝鎮東從事中郎時陳頽避難於江西爲  
丹陽內史朱彥叅軍琇薦頽於元帝遷鎮東行叅軍

事典法兵二曹

于寶與葛洪深相親友寶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  
嘗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寶位至散騎嘗侍  
庾翼與桓温友善嘗相期以寧濟之事温尚南康長  
公主翼嘗薦温於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畧願陛下勿  
以嘗人遇之嘗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  
艱難之勲位至征西將軍領南蠻較尉  
應詹薦韋泓於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  
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  
字元量執心清冲才識備濬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



默居嘗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克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藻收春華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卽辟之詹位至平南將軍

宋劉穆之初爲高祖太尉司馬謝晦初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高祖問劉穆之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穆之舉晦卽命爲太尉參軍

穆之此所薦達不進不止嘗云我雖

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

王景文瑯琊人少與謝莊齊名莊子瀟年七歲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孝武召見於人衆中濬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悅之景文位至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南齊杜京產始平東山開舍授學孔稚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際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爲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子史流連文藝沈吟道輿泰初之朝挂冠辭世遁捨家業隱



于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  
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  
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權薜  
蘿起柞矣不報建武初徵爲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  
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廻辭疾不就

顧嵩之吳郡人爲司徒左西曹掾同郡陸欽少有風  
槩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變永明九年詔百官舉上  
嵩之表薦焉

梁范縝爲中書郎與裴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  
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

叅軍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初稟至人之行長厲國  
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外蔬水不進棲  
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是以有識  
嗟推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  
息文藝著宋畧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  
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詁可傳脫置之膠庠以  
弘獎後進庶一夔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惟  
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邁乎有媯械樸越於姬氏  
苟片善宜錄無論厚薄一介可求不錄等級臣歷觀  
古今人君欽賢好善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



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臣斯忝廼授子野如此則賢  
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  
未嘗銜杯訪之邑里非差虛謬不勝悽悽微見日月  
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恫欵鑒其愚實干犯之誓乞垂  
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爲通

裴儉馮切人也鄉人吉勳爲相州刺史柳悅王簿儉  
與丹陽郡守臧盾揚州中正張彥連各薦勳以爲孝  
行純至明通易老勅付太嘗旌舉

徐勉爲太子詹事天監中勉舉晉安王府參軍劉杳  
及顧協何思澄等入華林撰編畧

後魏游雅廣平任人與高允俱知名大廷中以前後  
南使不稱妙簡行人雅薦允弟推應選使與南人稱  
其才辯又稱薦同郡游明根於太武太武擢爲中書  
學士雅位至祕書監

北齊慕容紹宗爲樂平太守時河間人信都芳善宗  
兄紹宗天文算數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保樂聞而  
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紹宗薦之於齊獻武王  
以爲中外府田曹參軍紹宗位至徐州刺史

後周唐瑾封臨淄公時柱國府記室參軍樂運性方  
直未嘗求媚於人瑾薦露門學士



隋高孝基爲雍州司馬時杜淹與韋福嗣共入太白山中揚言隱逸文帝聞而惡之謫戍江表後淹還鄉里以經籍爲娛閉門不出孝基有知人之鑒上表薦之授承奉郎

唐恒何貞觀初爲中郎將馬周至京師舍於何之家于時太宗正開上書之路虛懷於政術周欲陳便宜二十餘事無繇自達遣何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而問何何答曰此非臣之所發慮乃臣之家客馬周也與臣言未嘗不以忠孝爲意於是召見與語深悅之宣令直門下省及令房玄齡試其經義及時務策擢

第授儒林郎守監察御史奉使稱旨太宗甚悅以恒何舉得其人賜帛百疋

張行成貞觀中爲太子詹事太宗征遼高宗於定州監國卽行成本邑也行成因薦鄉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勃等皆以學行著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任職乃禮而遣之

李栖筠才器絕倫而樂人攻己之短獎善舉能嘗薦文武將吏三百餘人登將相踐臺閣顯名於時者僅數十人栖筠位至御史大夫

李行修爲殿中丞長慶三年六月授進士費冠卿右



拾遺冠卿及第歸而父母歿嘗俱及榮養遂絕迹  
仕進行修薦之除官

冊府元龜

淮南李臨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三十五

以德報怨 和解

以德報怨

傳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故忠善損怨之訓稱  
於先民寬柔不報之美著乎禮俗蓋古之君子誠明  
敦篤恕已以及物忘懷而虛受乃至蔑棄宿憾不形



於心術深矯當世載申於恩紀躬與情之所難化民德以歸厚斯固仁人之所履也又豈止顏子之犯而不較夷齊之不念舊惡者哉

祁奚晉大夫為中軍尉奚請老

老致仕

晉侯問嗣焉

嗣續

其職者

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

解狐卒

君子謂祁奚

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誦

王生為范氏之臣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相人

為相

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

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

公家之事也

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

范氏出

出柏人奔齊

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今勉之我將止

死王生授我矣

授我死節

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為吉

射晉戰也

宋就梁大夫也就嘗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

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勸力數灌

其瓜瓜美楚人竄而稀灌其瓜瓜惡令因以梁瓜之

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惡梁亭之賢也因往夜

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

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就就曰惡是何可

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

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



梁亭乃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  
 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恠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  
 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  
 閔也告吏曰微搔瓜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  
 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

漢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衆辱信令出跨下信爲楚  
 王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  
 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  
 此就成也成今日之功信後封淮陰侯  
 韓安國初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

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燄乎甲曰燄卽溺之

居無幾梁內史缺無幾未多時也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

史起徙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

而宗而汝也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治謂當敵

也今人猶云對治一日不足繩治也卒善遇之

何武爲鄆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

敬憚之弟顯家有市籍租嘗不入縣數負其課以顯家不

入租故每令縣負課殿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求姓商各邑顯怒欲

以吏事中商中傷之也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

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



之皆服焉後為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

法武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屬委也九江聖日後

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武進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皆無所決武

使從事廉得其罪廉察也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

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聚為

羣盜而吏捕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

死自是後聖慙服

後漢樂恢京兆長陵人為郡功曹同郡楊政數眾毀

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絲是鄉里歸之

橋玄為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

薦球為廷尉

陳寔潁川人也隱陽城山中特有殺人者同縣楊吏

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

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

魏蘇則武功人世為著姓漢末三輔亂饑窮避難北

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

下會安當不從爾必還為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

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為

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

以禮報之



王修爲青州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修後獻以事當死修理之得免時人以此多焉

孫資太原人初在邦邑各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繇豫梁相宗豔皆妬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爲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旣不以爲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爲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爾乃爲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繇繇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爲孝廉而楊豐子後爲尚方吏明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

終於侍中

吳呂蒙嘗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太帝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太帝笑曰君欲爲祁奚邪於是用之蒙終南郡太守

蔣欽爲太帝別部司馬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太帝以欽在遠不許繇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湏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嘗畏欽有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旣服德論者美焉欽又舉盛於太帝太帝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



奚邪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強有膽畧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

晉任讓平原高唐人初鄉人華恒爲本州大中正讓輕薄無行爲其所黜及蘇峻之亂恒爲散騎嘗侍從至石頭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

戴洋爲祖約督護元帝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

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洋付刺姦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志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卽原振賜洋米三十石前燕黃泓爲慕容雋太史令嘗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譖事慕容評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爲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已易心



北燕馮素弗嘗詣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拒之及素弗爲宰輔謂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旣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

宋孔季恭從高祖討桓玄頗預謀畫初虞嘯父爲征東將軍會稽內史季恭求爲府司馬不得及定桓玄以季恭代爲內史使齋封板拜授季恭便舟夜還至卽叩扉告嘯父并令掃拂別齋卽便入郡嘯父本爲桓玄所授聞玄敗震懼開門請罪季恭慰免使且安所注明旦乃移

王華字子陵與張邵有隙及華爲侍中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讐害正義也元嘉五年邵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華實舉之

蔡興宗爲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琮孫言論嘗侵興宗琮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值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母老女稚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令得東還

南齊褚淵字彥回初江敷之子湛娶淵姑被遣後淵



爲衛將軍募數爲人先通旨意引爲長史

曹景宗爲游擊將軍從太尉陳顯達北破魏軍尅馬  
圍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主率衆  
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故顯達父獲全

梁沈約吳興武康人也少時孤貧旬於宗黨得米百  
斛爲宗人所侮覆面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  
傳約終左光祿大夫

鄧元起南郡當陽人初在荊州刺史隋王板元起爲  
從事別駕庾華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旣至京師華  
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華語人曰庾別駕

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

唐劉仁軌高宗時爲給事中受詔按李義府殺畢正  
義之事仁軌旣不曲掩其狀義府銜之繇是見排顯  
慶中出爲青州刺史俄又以運糧失船監察御史袁  
異式馳往鞠之異式承義府之旨逼仁軌令自殺仁  
軌辭曰仁軌效官不辨國有嘗刑公若以法斃之則  
將欲逃死亦不可得也今若遽自絞縊以快讐者竊  
所未甘心焉於是結奏仁軌之罪詔削官爵令於遼  
東効力後仁軌爲大司憲異式尙爲侍御史心不自  
安因醺醉言之仁軌瀝觴曰仁軌若念疇日之事者



有如此觴異式尋遷詹事丞時論紛然仁軌聞之遽  
薦爲司元大夫時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  
矯枉過正矣

趙退翁德宗貞元中爲湖南觀察使時令狐暉爲巡  
屬刺史所爲或虧法令退翁每以正道制之暉乃多  
令人毀退翁於朝及退翁爲相暉先貶官爲別駕乃  
擢爲吉州刺史時人多之

李吉甫爲駕部員外郎時宰臣李泌竇叅雅重之及  
陸贄爲相吉甫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別駕適遇  
吉甫爲太守昆弟故人咸爲贄憂慮而吉甫殊不銜

前事以宰相禮事之猶恐其未信不安遂與之親狎  
若平生還往者贄初猶慙疑後遂與交好

和解

周官建和難之職老氏著解紛之言考之前聞亦君  
子之一行也大道旣隱俗態滋薄賤彼而貴我先已  
而後人愛惡所攻間隙旋至故有狷介之士狠悞之  
臣或失意於笑言或積嫌於疇昔以至阻兵相抗毀  
訾交興怨憤寔盈禍難將作而能約之以大義緩之  
以其言辨其所疑釋其所構消蒂芥之忿平毗睚之  
嫌下以和民之仇上以濟國之事非夫明辯而不惑



中庸而有嘗者其孰能之哉

陳無宇齊大夫桓子也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

子旗樂施

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

遂殺梁嬰

梁嬰子尾家宰

逐子成子工子車

子三

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

皆奔魯而立

子良氏之宰

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魚為梁立宰

其臣曰孺子長矣

孺子謂子良

而相吾室欲兼我也

兼并也

授甲將攻之陳桓

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

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

聞之而還

聞子旗至

游服而逆之

去戎備着嘗游戲之服

請命

問桓子所

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

授甲無字請從

無字桓子名

子旗日子胡然彼孺子也吾

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

謂為之立宰

其若先人何

子盍謂之

謂之使無攻我

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

周書康誥也言當施

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

康叔所以服弘大也

服行也

桓子稽

顛曰頃靈福子

頃公靈公樂氏所事之君

吾猶有望

望子旗惠及之

遂和

之如初

和樂高二家

漢籍福

史不載名

武安侯田蚡使福請魏其侯竇嬰城南

田嬰大望

望怨也

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相

奪乎不許灌夫聞之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乃謾好

謝蚡

設猶詭也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切

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



魏賈詡爲尚書郭汜樊稠與李傕互相違戾欲鬪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

宗承南陽人袁術嘗於衆數何顓三罪曰王德彌先覺僞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爲最庠難則以子遠爲宗且伯求嘗爲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清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

頓伏道路此爲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承會於關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

趙儼爲太祖司空掾屬主簿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弁叅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

陶謙字恭祖爲揚武都尉時邊章韓遂爲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爲叅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僚高會溫屬謙行酒謙



衆辱温温怒徙謙於邊或說温曰陶恭祖本以材畧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温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詔又謂温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於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兄之以慰其意時温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邪温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爲之置酒待之如初

胡昭潁川人信行著於鄰黨後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漢建安中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饑乏漸相劫畧昭嘗遜辭以解之繇是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蜀費禕爲丞相諸葛亮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嘗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營救之力也

吳胡綜拜偏將軍兼執法領詞訟遼東之事輔吳將



軍張昭以諫太帝言辭切至太帝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

晉王詮何劭鄉人也邵薨其子岐嗣邵初任尚書掾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彊易弱粲乃止

詮史不載官

劉弘爲侍中鎮南將軍時惠帝幸長安劉喬爲豫州刺史東海王越以范陽王虓代喬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拒之河間王顥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

其長子祐爲東郡太守又遣弘與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弘與喬賤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猶介之忿耳爲戎首切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况於代換之嫌繼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不間親曲直旣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况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見忠臣義士同心



協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明主  
厲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  
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嘗披露丹誠  
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  
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  
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  
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  
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  
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  
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卽戎戮力致命之秋

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繇代之不允但矯枉過  
正更以爲罪爾昔齊桓赦射鉤之讐而相管仲晉文  
忌斬祛之怨而親勃鞞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姦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  
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舍垢匿瑕恐所難忍  
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  
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書寫  
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  
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  
分實願足下圖之外以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爲蠹害



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劉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爲非然喬亦不得以彪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爲忠明旦爲逆翻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行輔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嘗自

相焚剝爲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獸交鬪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別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顥方距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

褚襲太傅哀之從父兄也襲爵關內侯補冠軍將軍于時長沙王又擅權成都河間阻兵於外襲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辭疾不就尋雒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季共保萬民臺秀



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爨懼禍及謂撫等曰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戮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誠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難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口賴爨獲全顧衆爲領軍何克執政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

王珣爲左僕射與王國寶不協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不濟也恭乃止

宋南郡王義宣武帝子也張永爲冀州刺史及元凶之禍永馳赴國難先是永與蕭思話有隙時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曰近有都信具汝刑網之源可謂雖在縲紲而腹心無愧矣蕭公平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不相復何其滔滔稱人意邪當



今世故艱迫義旗雲起方指羣賢其康時難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効平勃忘私之美忽此芥蒂尅申舊情公亦命蕭示以疎達兼令相報共遵此旨

唐源乾曜爲侍中先是張嘉貞爲兵部員外郎張說爲侍郎及嘉貞爲中書令說爲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位在嘉貞下無所推讓說頗不平及嘉貞弟金吾將軍嘉祐賍汙事發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因出爲幽州刺史說代爲中書令後嘉貞遷益州長史勅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旣恨張說之擠已因攘袂勃罵乾曜與兵部尙書王駿共和解之

張光晟京兆人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大將王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嘗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其偏將辛雲京爲代州刺史屢爲將較讚毀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麾下因聞進日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者恥以舊恩受賞爾今使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卽令之太原入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



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从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卽命同榻而坐結爲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爲故人特捨之矣卽日擢光晟爲兵馬使賚以田宅縑帛甚厚累奏特進試太嘗少卿委以心腹及雲京爲河東節度又表光晟爲代州刺史

李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進攻魏州時朱滔王武俊聯兵在趙深怒朝廷賞功薄田悅知其可間遣使求援滔與武俊應之遂以兵圍康日知於趙州李

抱真分兵五千人守邢州馬燧大怒欲班師晟謂燧曰初奉詔進討三帥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州接壤分兵守之誠未爲害其精卒銳將皆在於此今公遽自引去奈王事何燧釋然謝晟燧乃自造抱真壘與之交權如初

韓滉爲浙江東節度同平章事大曆末吐蕃寇劔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還携娼奴以歸西川節度使張延賞追之晟深憾焉與延賞徵拜中書侍郎平章時晟初建大功以中書令領鳳翔表稱宿憾故懼延賞之至朝廷以其功高爲之免延賞相拜左僕射貞



元二年滉自鎮來朝時晟亦入覲滉頃嘗漿遇晟晟感焉滉知德宗意欲相延賞而有阻乃因會讌說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使晟稱延賞於帝前於是復加同平章事

後唐任圜京兆人李嗣昭典兵於晉陽請為觀察判官圜美姿容有口辯論解其事令人喜聽時嗣昭為人間諜於莊宗方有微隙圜奉使來嘗申理之克成友于之道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圃琦較釋

總錄部 八百八十六

游說

虞書曰惟口出好興戎春秋傳曰辭之不可以已也三代而下游說興焉蓋夫博辨之士智畧輻湊因機乘便反權應變所以釋紛而紓患濟世而成務者也周室既衰群雄競逐繇是堅白同異矯尾厲角飛鉗



押闔長短縱橫之術起焉至乃負笈擔簞以游萬乘之國約車憑軾以行諸侯之間或立談而取封或一見而受賜馳譽於當世赫功於無窮去就繫乎安危用捨成乎治亂者固不乏焉其源出於公孫龍惠施鬼谷蘇張之徒遂流宕而不止漢魏而下雖時有之亦弗能借戰國之盛也惟韓非著書稱說之難明是非之趣極情偽之辨信乎其知言矣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衛侯會吳于鄆魯哀公及衛侯

宋皇瑗盟

盟不書盟吳而竊盟

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

藩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

至禮地主歸餼

侯伯至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

以相辭也

各

禮相辭讓

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難若圍也子

盍見太宰乃請束帛以行

以賂吳

語及衛故

若本不為衛請者

太宰詒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

將止之

止執也

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

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

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

墮毀也

夫墮子

者得其志矣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

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詒說乃舍衛侯又

田嘗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



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嘗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嘗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嘗河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

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驕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知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君也田嘗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



嘗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  
霸者無疆敵千均之重加錢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  
而私千乘之魯孰與吳豈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  
名也伐齊大利也以無疆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  
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  
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榎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  
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  
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  
以存亡繼絕為名大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夫勇  
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

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  
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  
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  
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  
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  
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日待我  
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  
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  
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寡不  
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



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狐之願也子貢曰吳王爲人猶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微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狐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一十領鉄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鬻其君吳王許諾

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一十領鉄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鬻其君吳王許諾



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鄙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晉人相遇于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大差而戮其

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公孫鞅衛諸公子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聽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怒而未申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語公以王道而未



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試復見我我知之矣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爾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乃以鞅為左庶長

蘇秦東周雒陽人西至秦說惠公曰秦四塞之國被

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文理未明不可以弁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之趙趙肅侯令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正北曰弁州其川曰滹沱又曰滹沱出鹵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小個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



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  
燕之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  
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  
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  
原過代及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  
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  
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于東垣矣渡噶沱涉  
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  
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  
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

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  
則可然吾國小西逼強趙南近齊齊趙疆國也子必  
欲合從以支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  
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  
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  
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  
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  
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  
若安民撫士且無庸有事于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  
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



安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嘗若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楛抽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

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蒲吾當山有蒲吾縣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矣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管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弱固不足畏也秦之所以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致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



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各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者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者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疆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捨其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秦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

一弁力西嚮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妓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

洹水出汲郡林慮縣

通質列白馬



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  
 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嘗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  
 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  
 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齊威王六年晉  
伐齊到博陵東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嘗  
 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  
 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  
 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  
 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  
 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

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  
 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  
 百雙錦繡千純純疋端名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  
 之胙於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  
 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  
 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成臯之固西有  
 宜陽商阪之塞商一作嘗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召陵有陘  
亭密縣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  
 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相弩皆善射少府時力距來  
 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嘗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  
 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嘗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



勢勁利足以  
距來敵也  
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

不暇止遠者括蔽洞騰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劍戟皆

出於冥山莊子曰南行至此北面而不見冥山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之北棠谿汝南

吳房有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莫邪也合購一作鄧師宛馮棠陽有馮

池龍淵太阿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

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皆陸斷牛馬

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陽成革抉一作咬芮

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蹶勁弩帶利劍一人

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

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

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

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

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

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

戰而地已割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

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

挾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

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

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

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在滎陳汝

陽

十二



南許鄢在類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地理志類

陽縣汝南有新鄭縣南有新都縣東有淮潁在宛無胥西有長城

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滎陽卷縣有長城經地方

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

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鞙鞙殷殷若有三軍

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疆虎

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疆秦之

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疆國也王天

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

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

激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隧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

百乘制紂於牧野豈有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勇也今

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

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一蒼頭二

日之糧日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刊其田宅

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

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

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

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

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

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



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繇繇不絕蔓蔓柰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瑯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師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

竊度之一下三 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燧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蹀躞者劉向別錄曰楚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革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革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



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魏襄王十六年秦拔魏蒲阪陽晉封陵經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是故臣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節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

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

黔中今之武陵也巫郡巫郡在西南東有夏州海陽楚考烈王元年

秦取夏州駟案左傳楚莊王伐齊鄉取齊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胤撰桓溫集

云夏州城上數里有州名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

郢陽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山柘縣有鈞木或者郢陽今之順平一本北

有汾陘之塞也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

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

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

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

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



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

今南郡宜城

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

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燕齊趙衛之效音美人必克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

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皆大王何足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逼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



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縣旌而無所終  
 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  
 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乃投從約書於秦秦  
 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蘇秦去趙而從約皆  
 解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  
 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  
 國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  
 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  
 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  
 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

本草  
經曰

烏喙一各烏喙為其愈克腹而與饑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

即秦王之少婿也

燕易王后即秦惠王女

大王利其十城而長

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雁行而彊秦蔽其後以招  
 天下之精兵是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  
 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  
 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  
 城必喜秦王知其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  
 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  
 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  
 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又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間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以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試之恐天下疑已故出

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彊弩坐羊腸之上卽城去邗鄆百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下之上黨而危其地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禁嘗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遇此代



馬胡騎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所有也今從於彊秦之國而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從連衡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辭祚五國之兵出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爲上交今乃以郢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韓天下必以王爲得韓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

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册府元龜



